





国防大学 2 064 6707 2

# 历史的终结

The End Of History

●〔美〕弗兰西斯·福山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文 亚

封面设计:海 男

## 历史的终结

[美] 弗兰西斯·福山 著

本书翻译组 译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财经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00 字数:300千字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80595-386-4/G·52 定价:20.00元

目 录

序论

**第一部分 世界历史的可能性** ..... (15)

**第一章 二十世纪的悲观主义** ..... (17)

第一个死亡粉碎了信念

科技的载舟与覆舟

永恒的极权主义

最容易崩溃的社会

新奴隶制与新宗教战争

**第二章 强国的弱点( I )** ..... (29)

如果希特勒没有战败

南欧的惊奇

军政府的黄昏

**第三章 强国的弱点( II )** ..... (40)

对俄罗斯人的误解

正统性危机

意识形态的缺口

腐败的官僚帝国

中国改革牌的悖论

新民主主义的出现

**第四章 自由革命的全球浪潮** ..... (56)

在千年王国的终点  
自由主义的理念与实际  
未来世界的美好图像  
自由民主的世界规模  
普遍史存在吗？

**第二部 历史的非经济解释** ..... (71)

**第五章 普遍史的理念** ..... (73)

桃花源牧歌生活者  
历史是文明的连续破坏  
当黑格尔遇到马克思  
人性的变与不变  
矛盾、疏离与异化  
循环式历史观重现  
近代化理论的死亡

**第六章 历史循环的争辩** ..... (91)

战争威胁与军事震撼  
建基在对立关系上的历史  
早晨狩猎、中午钓鱼  
意外的革命

**第七章 拒绝文明的运动** ..... (103)

健全的环境是一种奢侈  
记忆不会灭绝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的实验** ..... (111)

不存在的经济领域  
古拉格的飞机设计师  
共产主义社会的科技官僚

## 目 录

---

<b>第九章 自由经济的胜利</b> .....	(120)
依赖理论的挑战与挫败	
虚有其表的拉美资本主义	
企业家精神的沦丧	
拉丁美洲的发展策略	
<b>第十章 知识菁英的国度</b> .....	(132)
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	
帕森斯的功能论	
齐奥塞斯库的四万瓦灯树	
为减肥而从军	
左翼与旧社会阶级的抗争	
独裁制达成社会的近代化	
来自 UCLA 的台湾留学生	
台湾的关键性转型	
<b>第十一章 大屠杀的历史</b> .....	(150)
极权主义的温床	
赢得自由民主的代价	
人类罪恶的排泄口	
<b>第十二章 回归黑格尔运动</b> .....	(156)
一天工作四小时的自由王国	
现代化之路	
回到黑格尔	
“矛盾”测试法	
历史中的人性	
<b>第三部分 要求承认的斗争过程</b> .....	(167)
<b>第十三章 道德自由的岛屿</b> .....	(169)

霍布斯、洛克与黑格尔	
在他人之中自己与自己结合	
自由的定义	
精神战斗的人类王国	
康德的道德岛屿	
<b>第十四章 自然状态下的“第一个人”</b> .....	<b>(180)</b>
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主人意识与奴隶意识	
利维坦:傲慢者的王国	
洛克的民主转折	
美国古典的共和主义	
布尔乔亚的个人	
<b>第十五章 保加利亚的假期</b> .....	<b>(190)</b>
雷昂提斯的欲望斗争	
哈维尔关于青果商的故事	
勃列日涅夫的小惠	
<b>第十六章 红脸颊的野兽</b> .....	<b>(200)</b>
罢工者的“气魄”	
南北战争的真相	
为一条香肠出售自由	
<b>第十七章 气魄的兴衰</b> .....	<b>(211)</b>
优越愿望与对等愿望	
帝国光荣之路	
战士的经济代替宝剑	
欲望战胜气魄的美国宪法	
没有胸膛的人	

## 目 录

---

驱逐气魄的现代世界	
<b>第十八章 主人与奴隶</b> .....	(223)
奴隶得放自己的途径	
我有一个梦	
基督教的奴隶意识形态	
<b>第十九章 普遍平等的自由国家</b> .....	(231)
民族优越披上民主外衣	
互惠的相互承认	
自由经济与自由政治	
在思想内掌握时代	
<b>第四部 工作伦理的动机</b> .....	(241)
<b>第二十章 最冷的怪物</b> .....	(243)
国家骑在人民头上	
国家的工具理性	
民主化的文化障碍	
民主绝不可能从后门进来	
民主并非一种“传统”	
<b>第二十一章 工作伦理的起源</b> .....	(256)
工作态度的国民性	
工作中毒者的动机	
俗世的禁欲主义	
消费主义腐蚀工作伦理	
日本的集团式认同	
工作伦理的文化差异	
<b>第二十二章 亚洲的新威权主义</b> .....	(269)
伊斯兰世界的乡愁式主张	



白人价值与非洲主义

儒家伦理的多数专制

亚洲社会没有索尔仁尼琴

传统价值的未来

新威权主义

**第廿三章 现实主义的非现实性**…………… (280)

现实主义的不确定性假设

国际体系的撞球效应

政治未必是无休止的斗争场

后冷战时期之癌

**第廿四章 没有权力的权力**…………… (289)

两个反例：英国、土耳其

国家权力的斗争

回避历史问题

近代自由社会的演化

战争经济学

自由社会的非战性格

帝国主义的隔代遗传

**第廿五章 国家利益**…………… (303)

民族主义是工业化的产物

国家并非永恒

文化领域的民族认同

民族主义的新方向

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

**第廿六章 后历史的世界**…………… (314)

石油、移民和世界秩序

## 目 录

---

自我支配者消除了主从关系	
民主之基石	
联合国的宿命	
舒适的自我比盲目的战争更高贵	
<b>第五部 最后的历史人</b> .....	(323)
<b>第廿七章 人的自由王国</b> .....	(325)
欲望与气魄的冲突	
资本主义的平等	
自由国家永远的创痛	
平等的代价	
大自然的恶戏	
新左派与新权利	
人来自“活泥土”	
<b>第廿八章 没有胸膛的人</b> .....	(340)
奴隶的平等原则	
自尊运动	
谁来尊敬	
追求“不平等”	
在拥有宽广历史视野之后	
成为信徒的必要	
失去国家也失去诗	
成为“后历史”时代的动物	
永恒的战斗	
<b>第廿九章 自由与不平等</b> .....	(356)
没有主人的奴隶生活	
多余能量把社会撕成碎片	

野心之士的舞台	
民族主义者的冠军杯	
形式艺术证明人仍是人	
<b>第三十章 完整的权利与不完整的责任</b> .....	<b>(366)</b>
被瞧不起的道德生活	
宗教狂信者的挫折	
五月花的民主	
<b>第三十一章 虚无主义的战争</b> .....	<b>(372)</b>
不再血腥悲惨的无聊人生	
虚无主义者的战争	
向庶民竖起爪子的金发猛兽	
尼采与法西斯的暧昧关系	
最后一人与第一人的循环	
同时让灵魂得到最高满足	
篷车队伍悠然向市镇行去	
<b>访谈作者</b> .....	<b>(385)</b>

# 序 论

这本书的前身是我一九八九年夏天为《国家利益》( *The National Interest* )杂志所撰写的论文《历史的终结?》( *The End of History?* )。文中,我论述说,关于做为一个统治体系的自由民主的正统性,一个值得注意的共识这几年已在世界出现,因为自由民主已克服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这类相对的意识形态。可是,我更进一步指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换言之,以前的统治形态有最后不得不崩溃的重大缺陷和非理性,自由民主也许没有这种基本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并不是说,美国、法国、瑞士这些今日已安定的民主国家没有不公正或深刻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乃源于建设近代民主的自由平等“双胞胎原理”不能完全实施,并不是原理本身的缺陷。目前一些国家也许不能达成安定的自由民主;其他一些国家可能回到神权政治或军事独裁这一类更原始的支配形态。可是,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

这篇论文首先在美国引起不同凡响的评论与争论;接着在英国、法国、意大利、苏联、巴西、南非、日本和南韩也引起同样的反响。这篇论文引起几乎所有想像得到的形式的批评;有的批评是建立在对我原始意图的单纯误解上,有的则更锐

利地直刺我的命题核心。许多人一开始就停留在我对“历史”一辞的用法上。他们以事件发生的一般意义来了解历史，因而举出柏林围墙的瓦解、中国的“六四风波”和伊拉克的侵略科威特做为“历史持续”的证据，指出我已被“事实关系本身”(*ipso facto*)证明为误。

可是，我不记得我会说各种事件，包含深刻重大的事件在内，都不会再发生；只显示走向终结的是“历史”。换言之，即使从所有时代所有人民的经验思考，历史都被视为唯一、一贯的演进过程，这样的历史已走向终结。如此理解的历史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关系最为密切。马克思从黑格尔借来这种“历史”概念，把它转化为我们的日常性的一般常识。参照人类社会的不同类型，我们常使用“原始的”或“进步的”、“传统的”或“近代的”这类语辞，这时已无形中使用了这种意义的历史。

依据这两位思想家的见解来看，人类社会从建立在奴隶制与自足自给农业的单纯部落社会，经不同的神权制、君主制及封建贵族制到由近代自由民主和科技推动的资本主义，都一贯而持续地发展。即使历史不是直线前进，容或做为历史“进步”的结果，人是否可以获得更大的幸福和繁荣还有可疑，然而历史进化过程既不是任意的，也不是非知性的。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而是在人类完成一个社会形态，一旦这个社会形态会满足最深又最基本的憧憬时，就会终结。换言之，他们都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当然，这不是指人出生、生活、死亡这种自然循环的结束，也不是说不再发生重大事件或不发行报导这类

事件的报纸。不如说,真正的重大问题都已解决,形成历史基础的原理与制度,遂不再进步与发展。

这本书不是论文《历史的终结》的再述,关于对这篇论文的批判与评论,在此不拟论述。此书更非冷战结束或其他当代政治紧迫命题的解说。虽然蕴含许多最近的世界性事件,本书的主题乃是回归到极为古老的问题上。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现在再论述把大部分人导向自由民主的一贯而定向的“历史”,对我们是否有意义?我以两个理由回答这问题:“是!”理由之一和经济有关;另一则与寻求“承认斗争”(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一辞有关。

当然,仅此并不足以诉诸黑格尔、马克思或他们现代弟子的权威,以建立定向历史(*directional history*)的有效性。黑格尔和马克思在著述之后一个半世纪之间,他们的知识遗产已遭遇到来自四面八方毫不容情的指责。历史是一个一贯而可理解的过程,这种理念受到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直接攻击。总之,这些思想家都否定这种可能性:人类生活的所有层面在哲学上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人,对民主制度是否能够进步,已变得非常悲观。这种深沉的悲观并非偶然,是来自二十世纪前半悲惨的政治事件: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科学以核武器和环境破坏的方式对人的叛离。过去的世纪中,政治暴力牺牲者从希特勒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残存者到(柬埔寨)波尔布特(Pol Pot)政权牺牲者的人生经验一定会否定所谓历史的进步。其实,我们对公正、自由、民主政治实践之健全与安定,都不觉得会变好,所以即使好消息来临也不会认为是好消息。

可是,好消息已来临。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最值得注意的发展是,世界上不论是军事的右翼威权主义或各种形式的左翼极权主义这些看来很强固的独裁体制,都在核心部分显露其最脆弱的一面。拉丁美洲和东欧、苏联、中东与亚洲,强固的政府都在这二十年间动摇了。当然,并不是全由安定的自由民主所取代,可是自由民主目前已及于全球的不同地区与文化,成为唯一一贯的政治憧憬对象。

加上,经济的自由原理“自由市场”已普及,除了发达工业国家之外,即使二次大战结束时贫困的第三世界也成功地产生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经济思想中的自由革命与全球的政治解放,虽然有快有慢,但都顺序进行。

这些发展与本世纪前五十年左右翼极权主义积极展开的恐怖历史形成强烈的对比,因而必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跟这种发展的基础是否有密切的关联?或者只是幸运的偶然事例?我要再度提出人类是不是有“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的问题,这个论述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其后因人类经历种种非人事件,遂被置之不问。以康德和黑格尔这些以前曾论述此一问题的哲学家的思想为参考,我希望本书的论点并没有扭曲他们的命题。

这本书想从两方面全力去显示“普遍史”的概略。第一部指出我们为什么必须再度提出“普遍史”的可能性;第二部尝试利用近代自然科学做为解释历史定向性与一贯性的装置或机制,来回答先前的问题。对这论点而言,近代自然科学是一个有效的起点,因为在终极点上对人类的幸福会有什么影响,依然暧昧不明,但近代自然科学如众所承认,是唯一具累积性与方向性的社会活动。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科学方法已

经发展,人们才能慢慢征服自然,其后遵从自然与自然法则而非人所定的明确规则,继续推动征服自然的工作。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对所有经历此一发展的社会产生划一性的影响。其理由有二。第一,在拥有科技的许多国家,科技提供了决定性的军事优越性,而在国家的国际体系中依然潜藏着战争的危险性,那么重视己国独立的国家就不能否定防卫近代化的必要性。第二,近代自然科学对经济生产的可能性建立了划一的视域。技术,使无限的财富积累变成可能,连人类不知底止的欲望也得到了满足。这种过程和历史起源或文化遗产无关,却保证所有的人类社会会逐渐趋向均质化。所有谋求经济近代化的国家都会越来越相似。因为这些国家都以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为基础,谋求国民的统合,推动都市化,将部落、教派、家族这类社会组织传统形态转换为功能性有效率的合理化经济制度,进而提供市民普通教育。这种社会经由世界市场和普遍的消费文化,彼此结合得愈发密切。

近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似乎在资本主义方向中指出普遍的进化。从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来看,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已足以完成一九五〇年代欧洲所代表的工业化,但要创出复杂的“后工业化”经济,就过于粗糙;在“后工业化”经济中,信息和技术革新会扮演更重要角色。

可是,近代自然科学所代表的历史机制虽然可以充分解释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和成长的划一性,却不足以阐释民主现象。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同时也是最成功的民主国家,殆无疑义。不过,近代自然科学即使会导引我们到自由民主“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的门口,并不必然把我们送到“应许之



地”；至于高度工业化为什么会产生自由，并不是经济的必然理由。

就像一七七六年的美国(独立)那样,安定的民主有时会在前工业化社会出现;但另一方面,从明治时期的日本和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到今日的新加坡和泰国,不论过去与现在,都可看到许多科技发展的资本主义和政治威权主义并存的情形。而且,有许多案例指出,威权主义国家有能力完成民主社会没法达成的经济成长。

最先努力建构定向历史基础的尝试,只有部分成功。我们所以称为“近代自然科学的逻辑”,其实是历史变迁的经济诠释,它最后导向资本主义,并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言导向社会主义。近代自然科学的逻辑可以解释我们大部分的世界;可以解释为什么发达民主国家的居民不是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而是工人;为什么我们不是部落或氏族的成员,而是工会或专业组织的成员;为什么我们不是司祭,而须服从官僚机构的上司权威;为什么我们要读写说普通话。

可是,历史的经济解释已不完全,不能让人满足,因为人并不单是经济动物。尤其这种解释不能真正解释为什么我们是民主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信奉人民主权原理,保障法治(rule of law)下的基本权利。本书第三部重新解释历史过程,不只从人的经济面,也想重新掌握人的整体图像,理由即在于此。因此,我们要回到黑格尔和他以“承认斗争”为基础的非唯物论历史观。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人和动物一样,有饮食住居及保存自己肉体的自然需求与欲望。可是,人在基本上又与动物不同,因为人需要他人的需要,也就是希望获得他人“承认”,尤其希